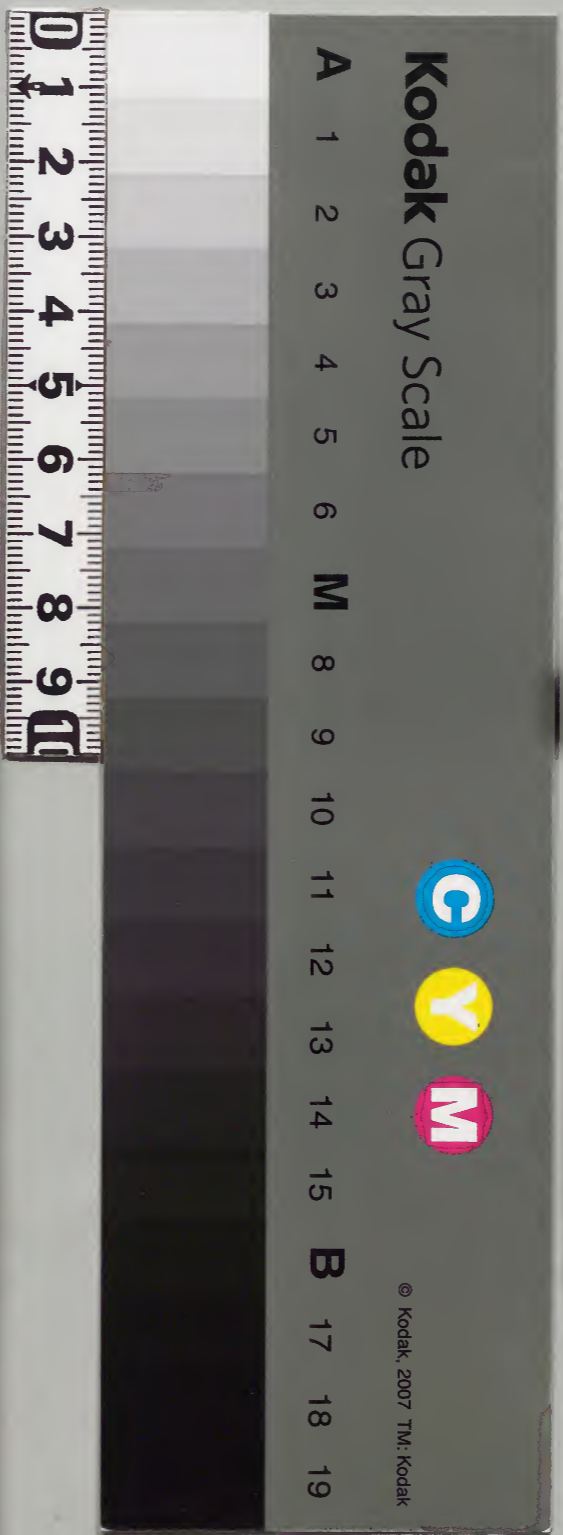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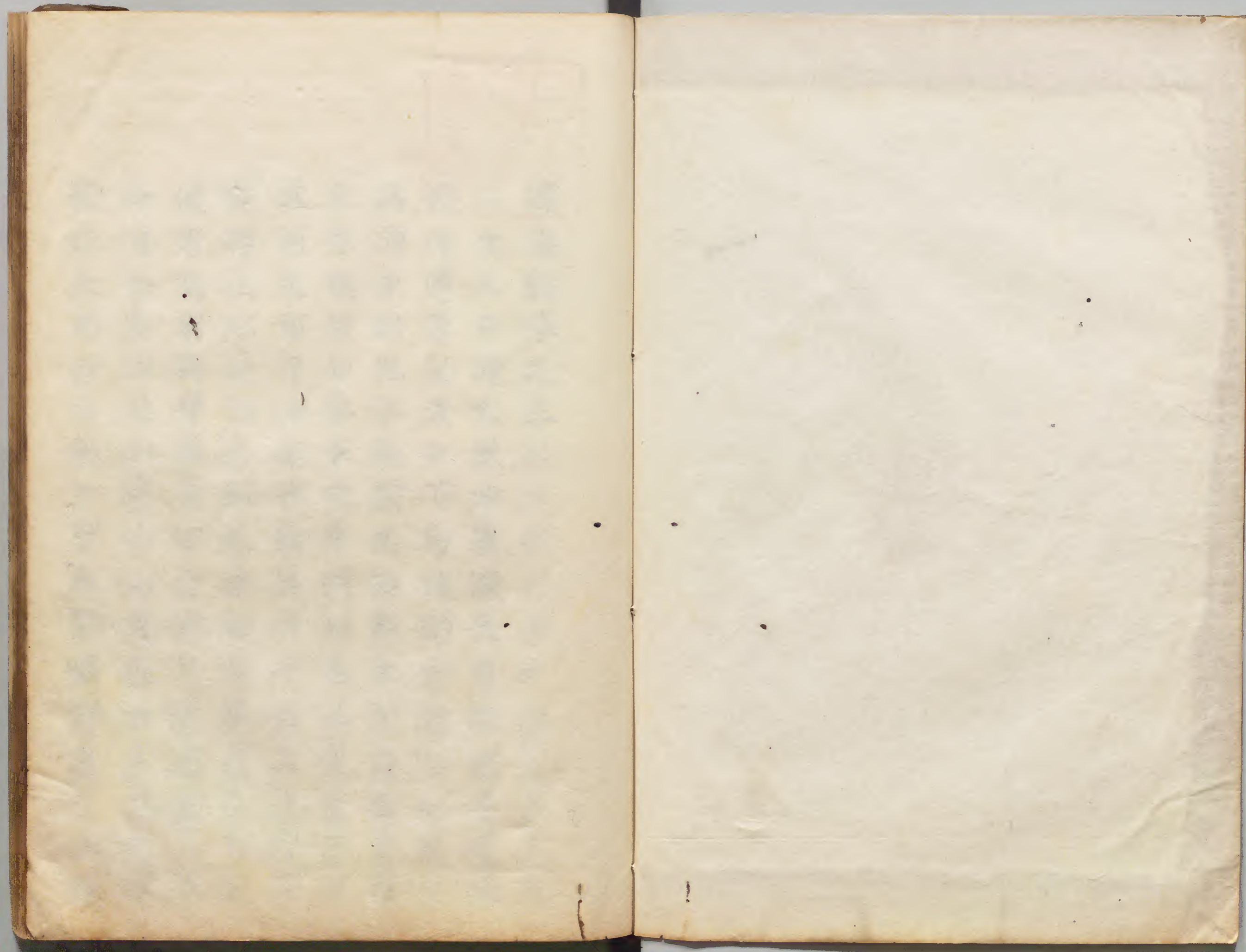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二 八 七 函	二 三 五 八 三 冊 號 類
一 架	漢 書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2258
冊 數	3 (3)
函 號	287 13







海錄卷之三

十六日晴大風沙塵漲天目不能開順風

行過要兒渡口下馬頭納鈔廳天妃廟中

馬頭車兒上馬頭河西務土門樓葉膏店

王家擺渡口魯家塢拳繒口至泊蕭家林里

前河之越岸臣船相對處有十餘人乘桴架

屋桴上亦來泊有賊人來劫奪乘桴人亦強

健者相與搏擊陳萱曰盜肆行毆掠若此其

分付你衆各自相警小心過夜云々自天津

衛以北白沙平鋪一望無際曠野無草五穀



不生人煙鮮少即曾操征鳥丸時遣其將自
 滹沱河入潞沙潞沙即此地也云々自天
 二十七日晴大風平明至和合驛又過灤縣
 縣治在河之東岸馮頭巡檢司崔祇園亭在
 其中至此沙堆高陡如丘陵然又過火燒屯
 公雞店李二寺長店兒大通關渾河口土橋
 巡檢司至張家灣即諸路貢賦朝貢商賈之
 船之所集處也口不具而然於天以備中
 二十八日至北京玉河館是日晴舍舟乘驢
 過東嶽廟東關鋪至潞河水馬驛一名通津

驛中門大言寰宇通衢驛西有遞運所西北
 有通州舊城通潞亭在城之東南東抱白河
 白河一名白遂河或謂之東潞河臣等步入
 城之東門過旌表田拱尚義門大運中會門
 進士門出舊城西門又過新城第一鋪大運
 西倉門玄虛觀又出新城西門城與舊城相
 接通洲即秦之上谷郡也今轄順天府州
 治之南有通州衛左衛右衛定邊衛神武中
 衛臣等於新城西門外乘驢過永濟寺廣惠
 寺至崇文橋乃在北京城門之外揚旺與李

寬唐敬夏斌杜玉等引臣等步入皇城東南
崇文門行至會同館京師乃四夷所朝貢之
地會同休館之外又建別館謂之會同館臣
等所寓之館在王河之南故亦號為玉河館
二十九日詣兵部是日晴揚旺引臣等出玉
河館門顧見東衢有橋夕雨傍建門扁曰玉
河橋步由西衢過上林院監南薰坊鋪大鑿
院欽天監鴻臚寺立部至兵部有尚書余子
俊坐一廳左侍郎姓何右侍郎姓阮對坐一
廳即中二員主事官四員連坐一廳臣等先

謁侍郎次謁尚書然後詣郎中主事官廳郎
中等不復問臣以漂來事指庭中槐陰為題
令做絕句又以渡海為題令做唐律又有職
方清吏司郎中戴豪引臣至廳上廳壁掛天
下地圖臣所經之地一見瞭然郎中等指謂
臣曰你發自何地泊于何地臣以手指其漂
舟之地所歷之海所泊之渚海路正經于大
琉球國之北戴郎中曰你見琉球地乎臣曰
我漂入白海之中遇西北風南下望見山樣
在有無中且有人煙久氣恐是琉球界也然

未可的知又問曰你所帶來人有死亡者乎
臣曰我四十三人賴皇恩如海皆得保性
命而來又問曰你國治喪用文公家禮否
臣曰我國人生子先教以小學家禮科舉亦
取精通者及其治喪居家一皆遵之又問你
國王好書否臣曰我一王一日四接儒臣好
學不厭樂取諸人問畢饋餅茶唐敬引
等還玉河館夕有姓名何旺者頗解我
國言來謂臣曰你國賀冊封使安宰相慶良
等二十四人來此館留四十餘日今三月二

廿二日還程云臣嘆其不得相見何旺曰
徐亦還三國何嘆之甚臣曰憔悴他卿四顧
無親若見本國人則如見父兄且父新死母
當喪弟又少不更事家又貧寡不保朝夕之
際我適漂海其存其沒家莫聞知徒以為鯨
濤鼓沫滄海無涯必見真載葬身魚腹以貧
窶之家治重疊之喪其老母弱弟之痛為如
何也我若得遇安冷公之行一時還鄉則得
免道路之虞若不得同歸他先歸國好傳吾
消息則可以少舒母弟之痛天不恤我只隔

七日間不得相見本國之使胡可不自痛
恨也
四月初十日晴詰朝鴻臚寺主簿李翔來謂
臣曰今日兵部將作事入奏你可寬心漂流
事當報禮部浙江三司直報兵部不報于禮
部故禮部入奏罪他兵部亦杖指揮楊旺二
計云夕且曰汝國謝恩使十日間必到于此
汝可留待同歸可也臣曰我奔初喪一日作
安如過三秋請足下圖我速還李翔點頭自
浙江以來不見遇事之人至此方見此人

初二日陰會同館副使李恕來謂臣等曰你
四十三人不係本國差來進貢不一日一人
支給止是陳老米一升而已無塩饌云云臣
步出館門適遇傅深相詔于玉河橋邊臣問
曰我所經處浙江有通州北京亦有通州徐
州府有清河縣廣平府亦有清河縣一海內
州縣有同名者何耶深曰名雖偶同所管布
政司有異實無害也
初三日陰夕雷電雨雹李翔來曰我實你朝
鮮通事也前一二日兵部及內庭有事故

不入奏你等事今日若又不奏則明日必入
奏之臣答曰天下之窮人莫如我也父已死
母又老弟幼弱家貧窶治喪所需皆闕如也
我又漂流未報存亡母與弟豈知我得蒙
聖天子鴻恩生到大國乎必并治我喪悲慟
極天請足下告于禮部使我母久留于此翔
曰你之生來事你國安宰相處良已詳回還
臣曰安宰相何以知之翔曰浙江鎮守差指
揮楊輅將你事緣陸路晝夜馳報於三月十
二日來到安公瞻寫奏本而去你家當於四

五月之交必知你不死於海不足憂也但你
之情理甚切誠可憐恤我當告于兵部禮部
初四日晴何旺引臣至其家饋饌臣謝之旺
曰漂流遠來情可矜憐故饋之不必謝也
初五日陰楊旺來謂臣曰奏本初三日已下
禮部云云
初六日晴琉球國人陳善蔡賓等盛辦餅饌
來饋臣及從者臣感其息無以報之即減糧
五升以與之揮手却之時琉球使正議大夫
程鵬等二十五人以進貢來寓後館善與賓

盖其從者也禮部遣辨事吏王敏喚楊旺臣
問其何事敏曰你每追的本抄出來了因此
來叫臣初七日酒雨禮部吏鄭春李從周等賚兵部
所移禮部咨來示臣其文據浙江三司所報
云云其末端云其崔溥案仰浙江布政司差
委官指揮僉事楊旺管送及行沿途衛所量
撥官軍防護赴京外開坐具本該本部官欽
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
候間續奉本部送據浙江布政司批差指揮

楊旺伴送前項夷人前來查得成化六年十
一月內該浙江鎮守等官奏送朝鮮國遭風
夷人金盃迴等七名本部已經奏准量給禦
寒衣服及應付脚力口糧還國去訖今該前
因案呈到部看得朝鮮遭風夷人崔溥等四
十三名雖係海洋哨獲夷人已該浙江鎮守
巡按三司等官會同審驗別無支細情由况
各夷風波飄蕩衣糧缺乏揆之朝廷柔遠大
體相應優恤合無行移禮部量給替換衣服
本部應付官崔溥站馬廩給餘人脚力口糧

通輿車輛裝載行李及行該府差官一員伴
送沿途軍衛量檢軍夫防護至遼東聽鎮巡
等官另差通事又負送朝鮮地界令其自行
回還緣係處置遭風外夷歸國及奉許欽依
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四月初
一日太子太保本部尚書余等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遵擬合通行除外合開咨前
去煩照本部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
至咨者臣令孝子將米糧換酒以饋鄭春等
春謂臣曰我二人來討些人情面皮或銅錢

○此欽

或土布或諸般產物以去用耳意不在一醉
也臣曰我當漂海四體不保僅能得生豈有
身外之物乎臣看吾行李若有一物便將去
之徐觀其境在臣之所穿衣臣令李楨減一
糧換錢十枚以贈之李從周不受撒之臣前
與鄭春盛怒而去夜臣偶謂安義李孝技等
曰當在味爾濟州人漂至瀛州界其船有
麻子如蓮仁大藕人得而種之後年差亦與
尋常麻子一般今爾土有所謂麻子乎臣曰
此皆代事也今則尋常麻子亦且稀貴故凡

○意

○時

公賤收貢皆納膏廢布無用於國有害於民
若貢以隨土所產如海物則陳可使矣
初八日陰國子監生負揚汝霖並演陳道等
戴黑頭巾穿青衿團額來曰你國學從亦服
此將臣曰幼學雖在窮村僻巷者皆服之又
曰你國亦有專經否臣曰不國科舉取精
通經書者故學從精研四書五經其專治一
經者不得齒儒者之列李去言曰
初九日在玉河館是日晴有張元張凱兄弟
家住館前對門共來邀話

初十日在玉河館是日晴李恕謂臣曰你等
還國車馬攔文來你不文在此
十一日在玉河館是日陰李翔來謂臣曰你
國謝恩使何至冷不來乎臣曰道路遠
他行止遲速我不能料念惟僕之到此不係
國家事特蒙大國深恩生還本國祇自仰
天祝手而已但瑣尾逗留遷延日月不得金
吾哭極廬墓之心所以痛哭耳翔曰我已詳
說你言于禮部禮部已入奏近當回還勿憂
也又有姓名王能者善曉解我國言語謂臣

曰我祖父世居遼東古於姑之地來往義州
我亦是高麗人也我年十歲父沒隨母而居
退計三十一年間我與母俱為阮良哈所掠
轉往韃靼之國竟得生返仍居于此若爾徐
國使采未遠不來相者也即以所將錢換酒
慰臣及從者又語臣曰聞給殺者無有亡失
然乎臣曰然能曰得非幸乎蓋又口衆而為
曰多則雖平居無事間有患死者况遭被惡
風過盡大海一無亡失千右所稀想必作於
平昔積善所致也臣曰此是皇恩覆冒使萬

物各得其所故我等亦幸得保此生也臣曰
十三日在玉河館是日朝雨午陰有姓名李
海亦解我國語音來語臣曰我從使臣往還
你國已六度矣徐宰相居正尚亡恙乎臣曰
十三日在玉河館是日陰張愛者張元之季
也聰慧勝兄謂臣曰寂寥旅館何以消過日
月以醋醬來遺臣曰臣曰以醋醬來遺臣曰
十四日在玉河館是日晴有姓名孫錦者謂
臣曰若此夏日之長難以經過我甚憐之即
餽臣以來一餅菜一盤塩醬醋谷一器臣令

程保往謝之錦曰你等在陳之嘆專是會同
館官真不取稟之過也皇帝豈知若此乎
十五日在玉河館是日晴有宮吏自禮部來
問臣職姓名及帶來人姓名寫以歸莫知何
為臣職姓名及帶來人姓名寫以歸莫知何
十六日在河館是日晴有錦衣衛後所班
劍同校尉孫雄者來詔曰寓空館無所事淹
留已過旬望不知何日還國雄曰禮部奏
聞討賣然後可回去臣曰我等來此不因國
家事九死之後只求生還耳今則殘喘已壯

焦賜已沃傷足已完瘦骨已實都是皇上
懷撫遠人之恩重且大也我無一絲毫之補
於大國得蒙此重大之恩固已措躬之無
地矣又何有賞賜之為哉我所願早還家山
觀老母葬死父以終吾孝此人子之切情禮
部豈能知道雄曰禮部近有事故致令汝事
暫緩我當詳告汝情于尚書後又來看你
十七日在玉河館是日洒雨琉球人陳善蔡
賽玉忠等來告回國遂以矮扇二把榻席二
葉贈臣曰物雖至薄情實有在臣曰我所以

遇知於足下者在情不在物也陳善白我國
王曾在三十年前若我父送費國回還天為
人力見後常想懇情我又得與狀人相善得
非幸乎諸禮部是日陰辦事吏王瑤持牌子
味叫班其牌書仰喚朝鮮漂海夷官崔溥火
速赴司安違云云後王瑤遇南薰鋪至文
德坊城之正陽門內建大明門之左為文
德坊右為武功坊正陽三層大明二層也行
至禮部至客司郎中李魁主事金福王雲鳳

等兼尚書周洪謨在侍郎倪若特顯張之翰
謂曰明課朝入一朝給賞衣服可易吉服
轉畢便打發回去臣對曰我漂海時不勝風
浪盡撒行李僅守此喪服來無他吉服且我
端裝御結恐不洽於禮且以喪服入朝義
又不何謂大人斟酌禮制更示何如李郎中
將臣言歷議良久使吏鄭春謂臣曰明早受
賞時無展禮節款可冷你從吏代受明後曰
謝恩時你親并奉皇帝不可不恭云云臣
還至河館夕孫錦又以粟三斛醬瓜六器來

魏之有命人驅羣羊過玉河館聞而去其羊
詳有四捕亡羊耗長垂地不問不為之
十執且受贖賜漫田陰禮部吏鄭春臣敏汪
煥等來糾程保等計餘取歸
又獨留館程保等受贖賜而來唯所
受素時絲衣一套內紅股子圓額六件黑綠
股子褶子套一件青股子褶獲二件鞞一雙毡
襪一對綠布綿三匹程保以下四捕二人畔
襖各一件綿袴各一件鞞鞋各一雙李翔討
錢與市傍寫書求錢者寫狀報鴻臚寺云朝

鮮國人崔溥等為賞賜事為因漂海到於
浙江解送到京今蒙欽賞衣服胖襖鞞
等件合赴鴻臚寺報名四月二十日早謝
恩云又翔謂程保曰告你官明早以吉服來
謝皇帝之恩有徐序班者忘其名來點程
保等具冠帶教以肅并節次之儀徐雖踰為
通事不善解我國之語臣令程保同把門者
一人往尋李翔之家告臣意曰親喪固所自
盡也若服華盛之衣謂之非孝我亦人子其
可輕釋喪服處身於非孝之名乎翔曰今日

我與禮部尚書大人已議之當是時親喪輕
天恩重并謝之禮不可廢也夜向更時分東
長安門外都耍之賞賜衣報來莫候必鞦韆
大寧衛男女十五人自其國逃來寓于西會
同館與國帶然以麻制時衣之類
二十日謝之恩許大內是日陰丑時李翔自
其家來謂臣曰你今具冠服入朝謝之恩不
可緩也臣指頭上喪冠曰當此喪衣夫錦戴
紗帽於心安乎翔曰你在殯側則爾父為重
今在示此知有皇帝而已皇帝有恩若

不往謝大失人臣之禮故我中國禮制宰相
遇喪皇帝遣人致賻則雖在初喪必具吉
服馳入闕并謝然後反喪服蓋以皇恩
不可不謝人之則必於闕內闕內不可以
表麻必以嫂溺援手之權也你今從吉事勢
然也臣曰昨日受賞之時我不親受今謝
恩之時亦令從吏以下往并若何翔曰受之
之時無并禮節次雖代受可也今則禮部鴻
臚寺俱議你謝恩事已入奏云朝鮮夷官
崔溥等云你為兩等之班首其可安然退

坐乎車不得已率程保等從李翔步至長安
門猶不忍穿吉服李翔親脫冠喪加以紗
帽曰羞國家有事則有起復之制汝今自以
閉吉服而入將謝禮畢復出以門時還服喪
衣只在頃刻間耳不可執亦無權也時皇城
外門已啓鑰常泰朝官魚貫而入迨迫於事
勢服吉服入一闕過一層門二層三大門而
入則又有二層大門乃朱白也軍威嚴整燈
燭輝煌李翔坐於中庭有頃擊鼓於手門
之左訖撞鍾於午門之右訖三虹門洞開門

各有二大象守之其形甚奇偉昧爽朝官以
次列班於門前李翔引臣齒於朝班又引程
保等別作一隊序於國子監生負之後五拜
三叩頭後出自端門又出養天之門在大
明門之內又東出長安左門復穿喪服過長
安街還于玉河館李孝枝許尚理權山等皆
帶練賞賜衣袴來謁于臣曰前此旌義人從
李縣監還亦漂到于此皇帝無賞賜之恩
今我等從行次來持蒙此不意之賞展并於
皇帝之前得非幸歟臣曰夫豈偶然哉賞者

賞有功也汝等有何功於大國乎漂死復甦
生還本國皇帝之恩亦已極矣況又以汝
賤陋得入彤闈受此賞賜汝等其知之乎帝
之撫我賞我都是我王王喂天事汝之德非
汝等所自致汝其勿忘我王之德勿輕
帝賜勿壞勿失勿賣以為他人之有使汝子
孫世時永為寶藏也又汝等之門人亦大
二子與伯在玉河館是日陰有百戶張述祖
來言曰我是左軍都督府總兵老爹所差送
你遼東者也兵部及會同館關文皆已出了

二三日間你们都起程了袖出差劄付以示
之其文曰左軍都督府為海洋聲息事該經
歷司案呈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奉本部
連送該本部題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送於
內府抄出鎮守浙江司設監太監張慶題前
事轉行該府差官一員伴送沿途軍衛量撥
軍夫防護至遼東聽鎮巡等官另差通事人
員送至朝鮮地界令其自行回還緣係處置
遭風外夷歸國及奉欽依該部知道事理
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四月初一日太子太保

本部尚書余子俊等具題次日奉太聖旨是
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外仰行該府經歷司
呈府照依本部奏奉其欽依因事理欽遵差
委的當官一員詳送仍行鎮守遼東太監章
朗總兵官維謙并沿途軍衛衙門一體欽遵
施行連送到司恰用年本前去法軍都督府
經歷司呈府依文施行等本案呈到府擬合
通行除備由連次移咨外合劄仰本職即將
夷人崔溥等用心防護伴送前去遼東鎮守
總兵官緝謙慶交割另差通事人領詳法太

毋致踈延不便須至劄付者奉旨依議
二十一日在玉河館是日晴臣自是月初五
日得疾首之證十七日向愈至是日卒得心
痛曾隔相戾手足不仁冷氣遍身喘息危在
喉咽間程保金重孫孝子高伊福等呪之無
効帶率人等罔知攸措李禎莫金在傍哭泣
有一人不知姓名頗知醫病見臣危殆以大
針灸臣十指端黑血迸湧其人曰殆哉殆哉
金重程保奔告于禮部主客司會同館之報
又至禮部即差大醫院士朱是來救臣病旻

朕臣脉曰坎證本緣七情所重之以感寒
 因得此疾用心調理程保固曰治以何藥
 曰用香火七氣湯治之是疾走大醫院賣藥
 來乃加減七氣湯也手相調煎以飲臣旻告
 去夜三更臣嘔所飲之藥斷斷全去臣旻
 二十三日在玉河館天陰而雷誥朝朱旻又
 來點脈脉曰昨日看得三遲二敗之脉今日
 脉氣有回生之理專要調治又煎人參養胃
 湯以飲之臣服藥以後體漸平和向夕李恕
 張述祖偕來謂臣曰明早你輩還國今你病

不好可於二十六日起程何如臣曰我奔初
 喪漂寄他國情理甚切一日之過實同三秋
 昨者病今日小愈車上卧在可以去矣請行
 述祖曰然則我詣順天府通運所討車輛驢
 馬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定都于南京
 南京即金陵六朝帝王所都之地太宗文
 皇帝遷都于北平府為北京然南京之治亦
 自若也南京畿內應天府等十八府有所屬
 州縣北京畿內有順天府等十一府亦有所
 屬州縣兩京畿府州縣直隸六部又分天下

為什三布政司白山燕河南陝西浙江
江西湖廣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
統諸府州縣又錯置都司衛所以防禦之府
一百四十九州二百十八縣一千三百有五
又有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京城即元
之太都城也冰礫間增廣修築城門有九其
南正陽門陽之右為宣武左為崇文其東
直朝陽其西為直阜成其北安定德勝城之
中又有皇城皇城之中有西苑太液池瓊華
島萬歲山社稷壇太廟皇城之長安左門南

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以次而南宗人府之
後兵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大醫院亦以次
而南長安右門南五軍都督府中左右前亦
以次而南後府在中府之後後府之南行人
司大常寺通政使司錦衣衛亦以次南旗手
衛在通政之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皆於貫
城坊以次而南又翰林院在玉河之西詹事
府在玉河之東國子監在安定門之內光祿
寺在東安門之內太僕寺在萬寶之坊又有
五兵馬司府軍四衛羽林三衛金吾四衛虎

賁左衛燕山三衛大興左衛武驤二衛騰驤
二衛永清二衛武功三衛濟陽衛濟州衛彭
城衛四策會同之館及順天府大興宛平兩
縣之治元世祖文天祥玉皇等廟俱在城中
天壽山在北一百里即皇都鎮山下有永
安城內有長陵獻陵景陵三衛今大行成
化皇帝葬于北西山金山覺山泉山仰山
香山盧師平坡韓家雙泉棋盤翠鳳潭柘玉
泉五華諸山俱在城西北三十餘里問嶺岷
磅礪拱向皇都以固億萬年之基玉河源

出玉泉山經皇城大內中出都城東南為大
通河至高麗庄與萊乾河俱入白河海子有
二一在皇城西三四里諸山之水皆匯焉一
在城南即域養禽獸之所其他有樓若披雲
閣若中心館若永平亭若匏瓜玉泉南野之
類不可枚數○北京即虞之幽州之地周為
燕薊之分自後魏以來習成胡俗厥後遼為
南京金為中都元亦為大都夷狄之君相繼
建都其民凡土俗皆襲胡風今大明一洗
舊染之污使左衽之區為衣冠之俗朝廷

文物之盛有可觀焉然其閭閻之間尚道佛
不尚儒業商賈不業農衣服短窄男女同制
飲食腥穢尊卑同器餘風未殄是可恨者且
其山童其川汗其地沙土揚起塵埃漲天五
穀不豐其間人物之夥樓臺之盛市肆之富
恐不及於蘇杭其城中之所需皆自南京及
蘓杭而來如朝廷視臣等以漂海夷人令把
門館夫劉顯等直臣等非奉上司明文稟帖
呼喚不許擅自出館亦不許容放牙行及無
籍之徒入館串引交通故劉顯嚴加防制且

無通事就與音聲同類故凡有朝廷有事不
得聞而知之前年三月法維...
二十四日自會同館發程是日晴百戶張述
祖與其子仲漢討車三輛於順天府遞運所
而乘則騎馬從者或坐車或乘驢從玉河
橋出自崇文門復過通州新舊城至潞河驛
次使李鳳煎茶來饋...
二十五日陰過白河夕以久旱水淺略設土
橋又過火燒屯照里鋪煙角集馬義坡夏店
鋪柳河屯至夏店驛所遇曠野中有童山在

路之北十餘里外望之如土阜然上有昊天
塔即通州之孤山也通州在平野無高山只
有此山而已又過白浮圖鋪東欄通運所入
三河縣城南門過進士門至大僕分寺縣在
七渡鮑立監洵三河之中故名城中有縣治
汲興洲後屯營州後屯等衛縣之北十五里
間有靈山古城山其西北有晚兒山駝山等
山十四日自會同館發是日謂日謂日謂日
二十六日陰清早三河知縣姓吳縣丞姓范
主簿姓楊俱失其名以飯米一盤肉一斤酒

一瓶菜一盤來問慰復出自南門至草橋店
店之東有臨洵河積草為橋又過煙化鋪石
碑店東嶺鋪至公樂驛
二十七日自漢陽驛遇謝息使臣是日陰
夜大雨過白洵鋪二十里鋪十里鋪至漢陽
驛之在薊州城南五里許驛之南有南關通
運所驛丞乃曹鵬也薊州即秦漢漢陽郡唐
安祿山叛據之後取古薊門關以名盤龍山
在西北崆峒山在東北城中有列治及薊州
衛鎮朔衛營州右屯衛治所治西北隅有張

去下或恐
有後字

堪廟堪為漁陽太守時教民種植童謠云麥
秀兩歧云國有去思立廟如新匪等欲起程
時有一人馳報云朝鮮國使臣來臣語諸張
述祖曰我本國使臣來在一刻間若於路上
相逢則不過一揖而過我姑留待以認本國
家山之事述祖曰諾日晡謝恩使知中樞
咸健書狀官尹璋及崔自俊禹雄成仲温金
孟敬張佑奇韓忠常韓謹吳近位金敬熙權
熙止成後生李義山朴璇鄭興祖等來寓驛
中臣諸謁使臣于中庭自使臣下階亦俯

伏語臣曰令上體平安回家無事爾家鄉亦
亡恙上聞雨漂海無歸處啓下禮曹令
各道觀察使通諭沿海各官不輕搜覓急速
啓聞且於對馬島及日本諸島使送人書契
修谷時右辭緣并錄通諭右兼旨慶俊次
知是啓依允聖恩何可量哉臣拜伏退舍
謂金重等曰我等小民也如螻蛄蟻蠊之生
死於天地中生不為天地之益死不為天地
之損豈意聖念及於小民若此若此聖
念若此我等所以萬死得一生也金重等亦

感泣少選書狀官與崔自俊偕至于臣所寓
備語鄉國通來之事因曰初聞漂沒之報人
皆以汝死為嘆成希顏獨大言曰我心以為
崔得不死海早晚必生還云及於相遇果
驗其言當昏一使臣與臣同坐饋臣以晚飯
下級陪使臣謝曰小人罪深重不自死滅
禍延先人未及擗踊于殯側及為媿母所驅
五內分崩無復望生幸到國東行過六千餘
里間亦顧眄每親語音不曉悲辛艱楚欲訴
誰因冷遇令公如見父母使臣曰我初於

東八岫遇安令公之行聞爾生到浙江等處
喜氣欲顛今日邂逅顧非幸歟又曰我之此
行有養馬者中途斃死跋涉萬里俱生實難
爾帶去人亦有死者否臣曰凡我四十三人
幸得不死與之偕來使臣曰天實生之天
實生之非徒生之實由上德是可喜也臣
又羨使臣之間略陳漂寓之故所過滄溟
之險山川之勝跡風俗之有異使臣曰我
行過此等地獨以為壯觀爾之眼界難為水
也

二十八日朝雨而陰使臣呼臣至前又饋
早飯因贈以口糧十斗笠帽二事扇十把理
中二十九及諸般饌物又呼伴送臣等之百
戶語曰你送我國人善自護恤嘉喜嘉喜贈
以笠帽扇子等物又分帽扇子臣之陪吏等
書狀官亦餽臣以夏衣一領布鞞一雙崔自
俊禹雄亦各以扇二柄為行贐使臣又犒
臣之從者以酒肉各有差因謂臣曰日漸重
熱路猶阻長少不調護疾病纏身努力加餐
好還本國以孝慈聞云以時有李禎醉感

使臣所饋突入前極陳在海浮沉之若臣即
告辭而別過永濟橋夕跨龍池河一名魚水
流入白龍港諺傳此橋乃安祿山所築也又
過泰山東岳廟五里店八里鋪別山里石河
鋪枯樹里至陽樊驛
二十九日過玉田縣遇天使於道上是日
晴過扣諭鋪至采亭橋夕跨藍水河馳至玉
田縣由藍田門入城至藍田通運所小泉徐
安等山俱在東北二三十里間燕山在西北
距城三十餘里即蘓轍詩所謂燕山如長地

千里限夷漢者也。臣問諸張述祖曰：傳聞此地乃漢右北平之地，李廣射虎沒羽之石在何方？述祖曰：距北東北三十里有無終山，山下有無終國舊基，及北平城遺址。城即李廣出獵遇石之處，山上有燕昭王之塚。臣等又過孝子李茂旌門，出城東門，夕即興州左北衛之門也。行過韓家庄三里許，遇有二官人乘輜而至，有節鉞錦牌前導者，呵曰：下馬。臣即下馬。二官人呼臣來前曰：你是何許人？臣未及對，上官人令臣寫其手，常有張仲英。

奄至備陳。臣之姓名及遭風漂還之事，上官人顧謂臣曰：你國人已知你生到中國云々。臣謝揖而退。問其官人為誰，仲英曰：前去者乃翰林學士董越後者，乃絡事中王故前月間奉命，皇帝勅往頒你國令，是回還之時也。又過兩家店，沙流河鋪至永濟驛。三十日過豐潤縣，是日陰旱，幾行至洩水一名還鄉河，下流入梁河，諺傳唐太宗征遼還時所名。又過登雲門，至豐潤縣城西門，夕之重城內有火神廟，入其城過武安王廟，騰霄。

白繡衣門復出城東門外之相刻書與州前
此衛門外有在城總鋪之東有東南運運
所致有官負姓名田能也鬚眉皓白頗示款
持之意詰藏架使鄭文宗速討車輒以送臣
等文宗辨然怒撥田能之鬚其大無官衛上
下之節類如此縣有鴉鵲靈應二山在西北
陳官山在北崖現如山在東北馬頭明月腰
帶三山在東唯鴉鵲近城縣等又過林城鋪
至義豐驛曰公曰八曰六曰四曰二曰
五月初一日陰曉至灤州地方中因以灤州

為商之孤竹國我國李詹以海州為孤竹國
二說不同未知孰是又過鉄城鋪狼窩鋪杏
峴峴榛子鎮忙牛橋店佃子里鋪至遷安縣
地方新店運運所其東即榮家嶺驛之東
北三十里外望有都山蟒山團山黃臺龍泉
晒甲等山都山尤高峻持秀
初二日至永平府城南是日晴過沙河至灤
河其間所過有沙窩色山赤峯白佛院石梯
子等鋪灤河源自口北開平而來北方諸山
之水谷流為一下流為定流河入于海臣等

舟渡行七八里又渡漆河夕與肥如河合流
繞永平府城西南流入灤河故又名護城河
伯夷叔齊廟在河之岸上行二里過迎恩世
英冠英尚義等門至灤河驛北二里有城
上列建戍樓其二乃望高樓也城中有府
治及盧龍縣永平衛盧龍衛東勝左衛治所
府即金之南京盧龍即右肥子國所謂盧龍
塞外者也有龍山洞山雙子周王馬鞍陽山
灰山筆架諸山聯綿回抱亦一形勝之地驛
之南阜有景致其上有寺驛丞白思敬曰北

開元寺也時有錦衣衛官人拿的強盜來驛
後廳
初三日在灤河驛是日晴張述祖令其子仲
英還于北京仲英誤懷兵部交付臣等于廣
寧太監之廟文而去述祖使人追之日暮乃
返故不得已而留夜大雷電以雨
初四日至撫寧衛是日晴過東關遮運所至
驢槽河之北岸有大石如槽蹄為石槽諺
傳唐張果飼驢之器又過回家鋪十八里鋪
雙望鋪儀院嶺鋪蘆峯口鋪蕩荊鋪至陽河

河源出列陀山經梅寧縣城西八里許又過
民壯教場南入梅寧縣城西門過關王廟寓
于梅寧衛免耳鐸子大崇連峯諸山圍城之
南北治西有西關連運所東關連運所
初五日過榆關驛是日晴過青雲得路門出
城東門過與山鋪皆時鋪至榆關店々舊為
關今移為山海關店之東有渝河之上
臨渝山階開皇中伐高句麗時漢王諒師兵
出榆關者即此地也又過榆關驛半山鋪而
行路西北有海陽古城之北有列陀山

高聳為諸山之雄又過張古老河至娘子河
日已薄暮河邊有人居三四屋借器做飯又
過十餘里停車于名不知路街
初六日晴行至石河南有五花城乃唐太宗
征高句麗時薛仁貴所築也至遷安驛々在
山海衛城西門外城之東南有孤山監海濱
城北有角山屹立山海關當其中北負山南
帶海相距十餘里間為夷夏要險之地秦將
蒙恬所築長城跨出于角山之腹迤邐為衛
之東城以達于海有東門連運所在城中

初庚子過山海關是日晴由調橋入出海衛
城西門至儒學門問所謂味甘之雙文井人
皆以雙峯塔之過步雲門給事坊並元門靈
應廟至東北第一關即所謂山海關也關之
東有鎮東公館有兵部主事官一員率軍吏
常訓坐館東西行人皆譏察是非以出入之
雖汲婦稚童亦皆給牌以表驗張述祖列寫
臣等姓名告主事官主事官一一呼名姓點
之然後乃出故自關東城門之上建東關
樓門外有東關橋跨海子關外有望鄉臺望

夫臺諺傳望夫臺即秦築城時孟姜女尋夫
之處又過東遠一鋪鎮遠鋪之東一里有
小河不記其名又過中前千戶所城之轄于
廣寧之前屯衛也城東又有小河過至高嶺
驛又有城自此以後驛皆築城通運所同在
一城中
初八日過前屯衛是日陰高嶺驛人頑悍暴
橫之無甚者臣之軍人文迴者催驢時驛人
以杖文迴之頭顱流血張述祖與臣等行
至前屯衛遊于衛管軍都指揮晟銘即差人

拿其驛入區等至衛將近城岳三里石
河由城南門而入過迎恩羨恩治政永安
等門至衛館指揮楊相來暫詔容貌魁偉者
又出城東崇禮門而行前此衛城即舊大寧
路瑞州之地有大山西連山海關而來鎮于
衛之東北即三山俗謂之三山頂又過東嶽
廟至沙河驛城西所過水來即沙河也
初九日晴過張公墓雙墩鋪王公墓至前屯
衛之中後卒戶所城由南門而入門即瑞寧
門也至所館與千戶劉清諮別復出自城東

慶春門而行至東園驛是日所渡河有三曰
十字狗兒六州等河北有殷惡山
初十日晴過曲尺河鋪大沙河至寧遠衛之
中右千戶所城由南薰門而入過武安王廟
至所館城之北望有甲山羊角山復出自永
和門過小沙河而行路東南有燒塩場城海
浦環抱于城之東北馳至曹莊驛城
十一日過寧遠衛是日晴大風自曹莊驛至
寧遠衛城南又築長垣夕南乃講武場女
兒河來繞城東北而西而南注之城之西有

鐵冒山北有立山虹螺山南有青糧山虹螺
三疊獨秀起厓等由城南門而入過迎恩進
士崇敬等門至迎恩街中作三層樓西
懷遠門北靖邊門東景陽門又馳至衛館少
歇城中又有左右中前後五所厓等從春和
門出城東城東西里許有聖塘溫泉張述祖
引厓至則果有温湯三井建浴室又過來樹
鋪至連山驛之南有胡蘆套西有三首山
北有寨兒山驛之得名以此
十一日晴行過五里河至塔山所城所即寧

遠衛之中左千戶所也由城南門而入即
海寧門也過進士門至所館又由城東門而
出至杏山驛之東有杏兒山故名北又有長
嶺山
十三日陰行至中屯衛之中左千戶所城由
靖安門而入從定遠門而出至凌河驛之北
有台茂山
十四日晴驛之城東有小凌河渡河過荆山
鋪至左屯衛之中左千戶城由海寧門而入
從臨河門而出城西有紫荆山北有逍遙寺

城之東出八里外又有大凌河兩河其距可
四十餘里興安鋪東岳廟臨河之東岸河之
東北六七里間有白沙場沙隨鋪當其冲白
沙隨風簸揚填塞鋪城夕之不沒於沙僅丁
二尺到十三山驛城東有十三山以有十三
峯故名驛亦因山得名北又有小昆侖熊奉
諸山有官人乘駟而至行橐有物大如瓢其
中有酒辟然後可飲張述祖謂臣曰此果乃
椰子酒也嶺南多產人或飲以為生產者以
則乃廣東布政司進獻曰至尊至尊又賞廣

寧太監的
十五日晴過山後鋪榆林鋪到罔陽驛有山
自十三山之北橫亘東走過此驛之北以抵
于廣寧衛之北而東其中有龍王保住望海
分水望城崗祿河等諸峯通謂之醫巫罔山
此驛正當其陽故名罔陽蓋罔出榆關以東
南濱海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主席按
摩空蒼翠乃醫巫罔正謂此也
十六日至廣寧驛遇 聖節使臣是日晴過
四塔鋪又過二鋪及接官亭至廣寧衛城由

城西迎恩門而入過進士坊至廣寧驛於聖
節使參判蔡壽質正官金學起書狀官鄭而
得及因琳蔡年朴明善度思達吳誠文張良
李郁李塾李淳良洪考誠鄭殷申繼孫辛自
剛尹仲連金從孫金春等馳至驛中書狀質
正先入臣所寓略語御相之音臣往并手使
臣使臣引臣上座回不意今日得相見於此
漂汝治汝天實使之到泊中困界是乃得生
之地因問臣以所歷山川形勝人物繁夥臣
略陳之使臣亦語浙江以南江山地方如

語曾經之地謂臣曰我國人物親見大江以
南者近古所無汝獨歷覽若此豈非幸乎臣
辭退夕使臣又使人問曰汝漂寄他國行
李糧饌必有缺乏缺乏何物我其補之臣曰
我則重蒙皇帝厚恩生到于此過此後不
數日間馳至本國令公之行必過七月乃還
則客中有物亦有限量不可輕與人敢辭
使臣招臣之從者以米二斛藿二束贈之曰
喪中作客無物可食故以餽之夜乘月使
臣坐中庭邀臣至前設酌以慰

十七日在廣寧驛是日晴使臣與書狀質
正俱到臣所寓良久詔別夕鎮守太監章朗
都御史徐鑑都司大人胡忠總兵官維謙忝
將崔勝同議以臣等漂死復生情可矜憐令
驛官百戶柳源將金猪一頭黃酒四盆稻米
一斛粟米二斛來慰臣分諸陪使軍人等以
飲食之
十八日在廣寧驛是日陰張述祖告別向北
京謂臣曰隨路千有餘里情志有甚戀慕我
年已耳順脚力且衰豈復與足下相再見乎

第念足下若得志於本國則他日必有進貢
朝天之時我家在順城門內石駙馬家前對
門其記今日之情可賜一問否因解襯衣贈
吳山蓋述祖在途嘗以吳山為手足故也叅
將崔勝令金玉邀臣等玉遼東人也頗解我
國語臣令程任等從玉以徃勝大設酒饌甚
盛以饋
十九日在廣寧驛是日雨太監總兵官都御
史都司叅將等令柳源及驛寫字玉禮等載
衣服帽鞞等伴來驛分給臣及從者臣所受

生福青圓領一件白夏布擺六件白三梭布
衫一件大毡帽一頂水衣一件白鹿皮鞞一
雙毡襪一雙程保以下四十道火每人白三
梭布衫各一件小衣各一件毡帽各一頂鞞
各一雙毡靴各一雙又犒以猪羊頭酒三
盆源謂臣曰三堂老爹說你回國以今日所
受之物俱要啓于官烟王前云云夕程保等
四十餘人羅跪臣前曰自古漂流船雖或不
敗或渴水或陷海或病死之者十居其半今
我等屢經患難俱無死傷以一幸也漂到他

國者或致邊將所疑或緹縛或拘囚或鞭撻
隨之以鞫問按驗之今我等一無被拘困苦
到處皆敬待飽以餐飯以二幸也前此旌義
人從李縣監而漂死者頗多拘繫亦甚到
皇都無賞賜飢渴困苦僅得生還今我等到
皇都皇帝有賞賜到廣寧鎮守三司賜衣裳
帽鞞軍人空手而來重負而還此三幸也凡
此三幸莫知其所以致也臣曰皆由我
聖上仁以撫衆誠以事大之德也
二十日陰大風過察院普慈寺出城東門即

泰安門也又過鍾秀橋泉水平甸潮溝等鋪
至盤山驛有指揮楊俊來待饋以茶驛城北
望有黑山岐山蛇山皆醫巫罔之東支也
二十一日晴而風過要站鋪至高平驛過清
泉鋪新河橋通河橋通河鋪至沙嶺驛
二十三日晴而風過高墩鋪至新閘門有長
土城北附長城而南閘門正當其中即成化
年閘門新築也又過大臺三官廟河灣鋪至
三漢河今即遼河也源自開原東北經鐵嶺
至坎與渾河泰子河合流為文故名三漢蓋

竄且無善射者必抄本國人向化者以謂精
兵以為先鋒我本國一人可以當中國人什
百矣此方即古我高句麗之都奪屬中國千
有餘載我高句麗流風遺俗猶有未殄立高
麗祠以為根本敬祀不怠不忘本也嘗聞烏
龜返故鄉狐死必首丘我等亦欲返本國以
居但恐本國反以我等為中國人刷還中國
則我等必服逃奔之罪身首異處故心欲往
而足趨趨耳臣曰汝以清淨之流宜在深山
之中何為僧冠俗行出入於閭閻之中平勉

曰僧入山中久矣今為官吏所招來臣曰招以何事勉曰大行皇帝尊崇佛法巨刹半於天下方袍多於編戶僧等安卧飽食以修釋行新皇帝自為東宮素惡僧徒及即位大有剪去之志今則下詔天下凡新設寺庵並令撤去無度牒僧刷令還俗之令急於星火故三堂老爹令吏招僧自今日壞寺長髮云々僧徒顧安所容一身乎臣曰此乃徹寺刹為民舍毀銅佛為器皿髮髡首充軍伍之漸乃知太聖人之所為出於尋常萬々也

遼地瀕海而高元支河皆逆流救泰乎渾河皆自東而西又有境外支河皆自北而南曲折纒迴俱會于坎作浮橋橫截河流又挽舟而渡斯為遼河渡有一官人坐于河岸小廳以議察往來行人其南有聖母孃々廟又過臨河橋到牛家莊驛又過石井鋪沙河在城鋪至在城驛在海州衛之城西門外故名衛亦巨鎮也東有西羊城山二十三日自驛傍衛城而西而北而東過遼陽驛是日陰而雷自驛傍衛

城

関王廟至鞍山驛又之東有遼高山西有遼
下山又過武安王廟長台鋪至沙河鋪有二
水俱帶于鋪之東西名塔沙河盖自通州以
來地多沙土故水以沙河得名者多又過首
山鋪至通運所城即八里莊也過接官亭
至遼陽在城驛八在遼東城西
二十四日晴有僧戒勉者能通我國語音謂
僧曰僧系本朝鮮人僧祖父逃來于此今已
三世矣此方地近本國界故本國人來往者
甚夥中國人最怯懦無勇若遇賊皆投戈奔

佛

汝徒膏祝釐曰皇帝陛下萬歲汝之祝
釐如是為大行皇帝之崇如是寺刹僧佛
之盛又如是大行皇帝壽未中身八音遽
過汝之祝釐之勤安在哉言未既勉辭謝而
退
二十五日晴通事千戶王憲百戶吳壘來語
臣曰館天不說你輩留此經日故我等在家
不知所以來者之晚也壘遂引程保金重等
詣三堂大人根前告以漂來首末三堂大人
即都指揮使鄧玉分守總兵官韓煒布政司

副使吳玉巡按監察御史陳琳等也夕指揮
使令吏將黃酒三盆全猪一頭稻米一斛粟
米一斛來犒臣等如以重賞臣等
二十六日時王憲復來曰貴國及海西毛鄰
建州等衛皆路經于此貴國使臣往來接
待唯我與吳璽二人耳我今年老畏暑故總
兵官差璽伴送你璽亦好人你可好還本國
可勿憂也太抵道途之遠客旅之中四體不
得息寢食不以時疾病易以纏故不數月間
貴國使臣若韓瓚李世弼相繼道死其行

道若是其難也今你則歷盡鯨濤鼉浪越南
燕北全其身全其從者而還天所以置諸危
而全之措諸禍而福之從可知矣臣曰我之
保全而來都是皇恩所賜抑又我先人亡
矣必有陰佑之功故也
二十七日陰吳璽來曰總兵官差我以騎馬
四十三匹馱載馬十五匹送你等還國其中
一匹乃我所騎也你等行李約有多少臣曰
我四十三匹原有行李合而載之不滿一二
馱但受賞於皇帝之胖襖綿袴皆冬節之

衣又有所受於廣寧衣鞞等物耳璽曰行李
少則行路可便矣臣曰以我武造之心難過一刻
二十八日大雨吳璽又來白今日治任將行
天雨之奈何臣曰以我武造之心難過一刻
之留憂此雨者我一人而已今年大旱自二
月不雨以至于今幸而得雨則其喜之者人
與萬物也天實為之謂之何我璽曰正是正
是○遼東即舊我高句麗之都為唐高宗所
滅割屬中原五代時為渤海太氏所有後又
為遼金胡元所併城中有都司察院布政司

大僕分司院馬司又有左右中前後衛自城
西昇平橋以至肅清迎恩澄清楊武威振四
路等門及進士門八座以至高麗市間民居
可謂繁夥矣之江南可與嘉興府相頡頏矣
但嘉興城外市園相接遼東城外雞鳴狗吠
不得相聞海子路傍塚土累耳城東又別
築東寧衛城首山千山木場駱駝太子杏花
諸山環拱干城之西東其北則平曠無垠之
野東二十九日自遼東登程是日晴吳璽與千戶

南

田福偕至驛引燈等行出驛城東門外不
里乃遼東城也兩城間有閼王廟行過兀良
哈館泰和門安定門至我北朝鮮館夕前立
標扁畏天得國四字又過石河兒入高麗洞
過大石門嶺小石門嶺兩嶺間有王都督墓
又過柳河兒湯河兒頭中站狼子山至顯得
寨哩而歇里有三四家素昏里人偷法臣之
帽運以中藏紗帽囊佩及江南人所贈詩橐
程保告許璽訊里人索之不得璽謂臣曰慢
藏誨盜尚誰咎乎

六月初一日晴日食愈顯得嶺青石嶺二嶺
間青石填路又過甜水河兒西南望有黑山
高險椽子洞有塔寺東南踰高嶺峴岩盤
曲過泰子河至連山閼守閼千戶董文邀臣
及吳璽田福房祥張勇沈榮做飯以饋福祥
勇榮及王升馬惣洪傑吳洗金清周端等及
百戶三十大軍人二百餘人館夫十人皆遼
東總兵官所差護送臣等者也沂連山河而
上暮投白家莊民家宿於其家
初二日晴朝至分水嶺自嶺以北地勢北下

谿怒諸水俱會于泰子河西入于遼河自嶺以南之水俱會于八渡河嶺之得名以此至通遠堡有新舊城龍峯山當其後前有龍峯河西南有德山又其南有甌山一名峯北山又過李海屯里人曰昨夜千戶馬惣所管護送軍人先到于此有虎攬傷所乘馬自昔無以患故過此者皆山行野宿今適有之亦可畏也過斜哨屯河時水漲湍急暴下軍人高福者蹉跌赴流吳重適浴見其溺而援之至李勝屯

初三日晴過斜哨大嶺至八渡河以其八渡其水故名或謂之半塗河以其自我朝鮮京城至中國北京此河正在其中界兩半故名又過長嶺兒薛里站白言嶺奴哥秃奴哥河兒奴哥嶺于河兒至鳳凰山東寧衛方才揆軍夫築城于此吳重謂臣曰此城乃為貴國使臣往來防道搜而築也過開州城王斌吉塔里餘溫者兒至寬得一得浴谷露宿焉浴之東有海青山又名松鷓山初四日渡鴨綠江是日晴清晨過湯山站名

不記二水河至九連城之類只有土築舊址
又謂婆夕堡之前有江即楓浦也又舟渡吾
夜江二江同源而分復合為一通謂之狄江
又舟渡鴨綠江牧使遣軍官尹遷善慰臣子
江邊薄暮又舟渡難子江二江亦以一而分
下又合流夜三更馳入義烈城東正當唐人
野人等往來之衝城之制狹小類殘城中里
開零落良可恨也○自牛頭外洋至桃渚所
一百六十餘里自桃渚所至寧海縣四百餘
哩間俱是沿海僻地每館驛到越溪巡檢司

始有鋪到寧海縣始見白嶠驛自白嶠過西
店連山四明車廐姚江曹娥東関蓬萊錢清
西興至杭州府武林驛自桃渚所至共一千
五百有餘里也又自武林過吳山長安皂林
西水平望松陵姑蘇錫山毗陵雲陽至鎮江
府京口驛自杭州至此一千有餘里也過揚
子江至揚州府廣陵驛自此以後路分水陸
水路則有邵伯孟城界首安平淮陰清口桃
源古城鍾吾直河下到新安房村彭城夾溝
泗亭沙河魯橋南城開河安山荆門崇武清

陽清源渡口甲馬營梁家莊安德良店連窩
新橋磚河乾寧流河奉新楊青楊村河西和
合至通州潞河水馬驛自揚州至此共三千
三百有餘里也陸路則有大柳池河紅心濠
梁王莊固鎮天店睢陽夾濟桃山黃澤利園
滕陽界河邾城昌平新嘉新橋東原舊嶽銅
城荏山魚丘大平安德東光臬城樂城瀛海
鄆城歸義汾水涿鹿至固節驛自揚州至此
二千五百有餘里也水有紅船陸有鋪馬凡
往來使命貢獻商賈皆由水路若或因旱乾

閘河水淺不能通船或有火馳星報之事則
由陸路蓋揚州府近南京只隔三驛且閩浙
以南皆路經北府以達皇都故驛路甚大
陸驛相距或六十里或七十里水驛則自
武林至吳山三十里自潞河至會同館四十
里皆水路中之陸路故相距近其他則或六
七十里八十里或過百里相距甚遠鋪之
相距或十里或二十里自揚州後水邊又
設淺或六七里或十餘里以記里臣所經自
牛頭外洋至桃渚所至杭州至北京會同館

大聚共六千有餘里自會同館過潞河夏店
 公梁漁陽之樊永濟義豐七家嶺灣河蘆峯
 口榆園遷安高嶺沙河東園曹家莊連山鳥
 否魏海凌河十三山固陽廣寧高平沙嶺牛
 家莊海州在城鞍山遼陽等驛至遼東城遼
 陽即遼東在城驛又相距或三四十里或五
 六十里共千七百有餘里山海關以內十里
 置煙臺以備烽火過關後又間五里置小墩
 立標以記里自遼東過頭官甜水通遠堡斜
 里開列湯站等至鴨綠江又三百有餘里

山海關以東又築長牆置堡子以防野人驛
 通皆有城與防禦所一般又不設府州縣置
 衛所雜若驛通之官皆以軍職填之臣又傳
 聞自三又河又有一路過海州衛西木城綉
 岸城鶯拿河屯牢房林子屯獨塔里屯林江
 河屯蒲蘆葫屯至鴨綠江僅二百餘里亦是
 中大路夕左有舊城基慶為安市里諺傳拒
 唐兵屢大明洪武間又築長牆以禦胡頭接
 秦長城迤東而來三又河以西不可詳也以
 東則北過長靜長寧長安長勝長勇長營靜

遠上榆林十方寺等堡又東過平洛泊堡至
潘陽城又北過蒲河懿路縣凡河鐵嶺衛腰
站等城至開原城又過東極順所城南至東
州馬跟軍清河鹹場靉陽十又中等堡至鴨
綠江凡數千餘里回抱定遠左二十五衛巡
城亦有路云々然未可的知○奉化縣以南
並海濱多高山峻嶺奇岩亂石溪澗常繞蒼
青明媚大江以南地多塗泥淤澹然天台四
明會稽天目天平諸山錯綜橫亘乎其間淮
河以南地多湖浸泥淖沮洳以北則地多墳

起漕河跟岸高於平地決壘流移水陸變遷
濟寧州之北有分水廟自廟以南水勢皆南
下以北則皆北下武城縣以北地多泥沙若
長蘆等處乍南多鹹即禹貢海濱廣斥之地
天津衛以北水勢又皆南下通至張家灣平
沙無降隨風流轉至北京則天壽等諸山環
拱于北其西支則通連太行王屋諸山以達
于河南之境其東支則東走過三河薊州至
玉田縣之北為燕山又東過豐潤縣至榛子
鎮又分為二支其南支則東過漳州昌黎縣

至碣石山直抵于海其北支則通連燕山之
脉東過遷安永平至梅寧之東直抵于山海
關之外又蜿蜒而東至廣寧衛之西北為醫
巫崗山自北京以至於北山皆童禿不毛其
間大江以北太行以東燕山醫巫崗以南數
千里間四野平衍東通大海延入于廣寧之
東海州衛之西遼東之北為大野即所謂鶴
野也海州衛之東始有鞍山索紆而南為千
山自此以後群峯疊嶂如列戟圍屏東南抵
于鴨綠江東入野人之境遼東之南有分水

嶺自嶺以北則水勢皆北下以南則皆南下
石門嶺以南山多林木茂密澗水澄碧自北
京以至鴨綠江其間名為河者都是小川皆
雨漲旱乾唯灤河三又河為大其次若白河
大則凌河秦子八渡等河也大江以南地多
軟石陸則皆鑿石鋪路或橫截瀉淖跨上山
脊如寧海奉化縣等處為多水則皆鍊石建
虹肉橋築堤捍江湖如吳江縣等處為多淮
河以北一魚石橋或有造舟為浮橋或有略
設木橋者陸路則沙塵漲天自連山關以後

鳥道如綫荒草四合致畜撲面行者甚苦自
淮河以南地多水田沃饒稻粱為賤徐州以
北無水田遼東以東天又晚燠旱寒五穀不
盛惟黍生之在者江浙福建以南漕運皆會
於大江浮于海達于潞河以達于北京迨胡
元順帝時始鑿運河築堤置閘以通漕轉至
我永樂間決黃河注于淮導衛河通于白河
大加修築水馮則置堰壩以防之水淤則置
場塘以捍之水淺則置閘以貯之水急則置
洪以逆之水會則置嘴以分之壩之制限二

水內外兩傍石築作堰之上植二石柱
上橫木如門橫木鑿一大孔又植木柱當橫
木之孔可以輪迴之柱間鑿亂孔又劈竹為
綸纏舟結於木柱以短木爭植亂孔以戾之
輓舟而上夕壩逆而難下壩順而易閘之制
兩岸築石場中可容過一船又以廣板塞其
流以貯水板之多少隨水淺深又設木橋於
場上以通人往來又植二柱於木橋兩傍如
壩之制船至則撤其橋以索繫之柱勾上廣
板通其流然後橋舟以過舟過後塞之洪之

制兩岸亦築石堰水上治樟路亦用竹纜以
逆挽之挽一船人契則百餘人牛則十餘頭
若壩若閘若洪皆有官負聚人契牛隻以待
船至堤塘與嘴皆石築亦或有木柵者浙江
鎮守差揚旺送臣等于皇都限在四月初一
日故揚旺率臣等督行晝夜順風則縣帆逆
風則橈舟水淺則撐舟水深則棹舟驛支口
糧通運所換船凡使年及貢獻往來皆然○
大抵百里之間高且風殊俗異况乎天下風
俗不可以一槩論之然其大槩以楊子一江

分南北而觀其必煙盛衰則江以南諸府城
縣衛之中繁華壯麗言不可悉至若鎮若巡
檢司若千戶所若寨若驛若鋪若里若壩所
在附近或三四里或七八里或十餘里多或
至二十餘里間間闐撲地而肆夾路樓臺相
望軸艦接纜珠玉金銀寶貝之產稻梁塩鐵
魚鱉之富羔羊鵝鴨鷄豚驢牛之畜松篁藤
棕龍眼荔枝橘柚之物甲于天下古人以江
南為佳麗地者以江以北若揚州淮安及
淮河以北若徐州濟寧臨清繁華豐阜無異

江南臨清為尤盛其他若官府所治之城則
亦間有富盛繁夥者若鎮若寨若驛若鋪若
里若集若疇若廠若灣若塢若岡若壩若遷
之間人煙不甚繁盛里闈蕭條通州以東人
煙漸少過山海關行百里僅得三里社不過
二三草屋唯雉牟雞猪驢駱牛馬之畜籠絡
原野楊柳棗栗之樹茂翳交柯八道河以南
荒曠無人居其第宅則江南蓋以瓦鋪以甃
階砌皆用鍊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壯華
麗江北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其服飾則江

南人皆穿寬大黑襦袴做以綾羅絹綃匹段
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段帽馬尾帽或以巾
帕裹頭或無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紗帽喪
者白布巾或籠布巾或着韉或着皮鞋韉韉
芒屨又有以巾子纏脚以代襪者婦女所服
皆左衽首飾則寧波府以南圓而長而大其
端中約華飾以北圓而銳如牛角然或戴觀
音冠飾以金玉照耀人目雖白髮老嫗皆垂
耳環江北服飾大槩與江南一般但江北好
着短窄白衣貧賈懸鶉者十居三四婦女首

飾亦圓而尖如雞喙然自滄州以北女眼之
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後皆右衽山海關以
東其人皆僦鄙衣冠縵縷海州遼東等處人
半是中甸半是我國半是女真石門嶺以南
至鴨綠江都是我國人移住者其冠裳語音
及女首飾類與我相同人心風俗則江南和
順或兄弟或堂兄弟再從兄弟有同居一屋
自吳江縣以北間有父子異居者人皆非之
無男女老少皆踞繩床交椅以事其事江北
人心强悍至山東以北一家不相保鬪毆之

聲礮聞不絕或多有劫盜殺人山海關以東
其人性行尤暴悍大有胡狄之風且江南人
以讀書為業雖里閭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識
文字臣至其地寫以問之則凡山川古蹟土
地沿革皆曉解詳告之江北則不學者多故
臣欲問之則皆曰我不識字就是無識人也
且江南人業水虞乘舫載笮箸以巢罩筍
罩取魚者千百為群江北則唯濟寧府南旺
湖等處外不見捕魚之具且江南婦女皆不
出門庭或登朱樓捲珠簾以觀望耳無行路

服役於外江北則若治田棹舟等事皆自眼
勞至如徐州臨清等地華粧自衛要價資生
以戒凡且江南人號為官負者或親執役為
率徒者或踞胡床冠帶無章尊卑無位似若
殊無禮節然在官衛則威儀整肅在軍中則
號令嚴切正伍循次無敢喧囂一出令時聞
一鎗聲遠近雲集莫或有後江北亦然但山
東以北凡出令非鞭朴不能整之且江南戎
器則有鎗劍矛戟其甲冑楯等物皆火書勇
字然無弓箭戰馬江北始有帶弓箭者通州

以東及遼東等地人皆以弓馬為業然箭宇
以木為之且江南好治容男女皆帶鏡奩梳
篦刷牙等物江北亦然但不見帶之者江南
市中使金銀江北用銅錢江南市兒以錫約
臂江北以鈔穿鼻江南刀農工商賈江北多
有遊食之徒江南陸路行用轎江北或馬或
驢江南無良馬江北馬大如龍江南人死巨
冢大族或立廟旌門者有之常人略用棺不
埋委之水傍如紹興府城邊白骨成堆江北
如揚州等地起墳塋或於江邊或田畔里閑

之中江南喪者僧人或食肉不食葷江北則
踏血食茹葷此江南江北之所以異也其所
洞者尚鬼神崇道佛言必搖手怒感必口唾
沫飲食麤糲同卓同器輪筋以食蟻蟲必咀
嚼砧杵皆用石運磨使驢牛市店建帘標行
者檐而不戴人皆以商賈為業雖建官巨
塚或親袖襦鍤分析錙銖之利官府常刑如
竹片決杖躐指檐石之屬其他若山川形勝
臺榭石蹟有贈炙人口者雖禿盡毛穎不能
悉記而臣之歷覽千載難又然在衰經之中

頁

不敢觀望遊賞採取勝槩一令陪吏四人逐
日觀標榜問地方掛一漏萬記其大略耳

漂海錄卷之三 終

之中江南喪者僧人或食肉不食葷性未割
皆血食茹葷其江南江北之所以異也其
同者尚鬼神靈道佛言必搖手起慈心以
沐飲食為糖同卓同器輪飭以食雖必
將或歸參习云靈物使驅牛市店是常
者應而不動人皆以商賈為業雖是官
隊或親袖袖袖分析錯雜之制官所常
竹片沈杖趨指樁右之扇其他若山
且購熟讀阿訇或其一兩處其本
不與願望與實終本無異殊今
...

錦南崔先生諱溥字測々希
春之外祖父也以經術氣節
遭遇
成廟懼實待從嘗奉命往耽羅
適奔父喪為風所送漂到中國
之台還至都城外
上命擢進一行日錄覽而嘉之遂
俾藏于兼文院其文字卷不過
三而不唯狀大洋變化自甌徂

燕一路山川土產人物風俗繁
然森列而先生經濟之討卷之可
得其什一求多則務博覽之士
願見者衆矣而至今八十年間
未有銀梓以廣其傳者希春自
塞外蒙
息還朝亟思所以壽是書者校正
既了唯以主張措置為難得會
博雅吳公出按關西希春以書

懇屬公遂欣然而諾囑定州守尹
侯行鳩游乎完具役而訖于成噫
是書残缺沉淪且百年今乃得顯
於久晦之餘將大行子斯世豈非
幸也歟隆慶三年龍集己巳八月
既望外孫通政大夫成均大司成
知製教柳希春謹識

然一路山川工產人物風俗
然森列而先生經濟之才
謝興什姓味初豈
兩見者亦魚如大至
辛出也初大至
林入也初大至
是書也初大至
醫事也初大至



